

おおかみこどもの雨と雪

叶娉 译

狼的孩子 雨和雪

细田 守

Mamoru Hosoda



おおかみこどもの雨と雪

狼的孩子雨和雪

细田 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的孩子雨和雪/(日) 细田守著;叶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327-6722-9

I. ①狼… II. ①细… ②叶… III. ①中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924 号

OKAMIKODOMO NO AME TO YUKI

© Mamoru HOSODA 2012

© 2012 "WOLF CHILDREN" FILM PARTNERS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4-243 号

狼的孩子雨和雪

[日] 细田守 著 叶 娉 译

责任编辑/赵 平 封面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69,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722-9/I·4054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506965

“我喜欢的他，是狼人。”

花对他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当时，花十九岁。除了之前曾萌生过几次若有似无、类似于倾慕的感情之外，那应该是她真正的初恋。陷入热恋中的花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不可思议。那种不可思议在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恋爱中的人都会甘之若饴地接受。

和他邂逅之前，花做过这样一个梦。

沐浴着柔和光芒的草原上，她躺在一片烂漫盛开的野花中。

从惬意的、似睡非睡的状态中醒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花慢慢睁开双眼。

青草的气息和温暖的阳光让人心旷神怡。

舒缓的轻风拂动她的刘海。

这时——

“噢？”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接近，花慢慢支起身体，朝发出动静方向张望。

有什么东西从远处的山岗向她所在的地方走来。

那个有着尖尖耳朵的轮廓正用四条腿拨开青草，缓缓前进。

——狼。

花一下子看出那是一匹狼。至于理由嘛，她自己也不清楚，但她很肯定那就是一匹狼，不会错的。

轻风徐徐吹动，狼缓步而来。

心无旁骛，笔直前行，迈步的节奏纹丝不乱。

花一点儿都不害怕。

她觉得那匹狼一定是来自远方。也许是有什么事要找到自己，才一路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因此，她静静地等待着。

狼的身影边走边开始变化。

那的确是一种变化吧。

狼周围的空气轻轻晃动，下一个瞬间，幻化出一个修长男子的身影。

花恍然大悟。

——狼人。

一个词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修长的男子径直向她走来。

花倒吸一口凉气，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心，怦然跳动。

梦到这里就结束了。

花闭上眼睛想要继续沉入梦中，然而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延续之后的梦境。那匹狼是想要告诉我些什么吧。她的脑海中只留下了修长男子模糊的身影。

花是一所位于东京都边缘的国立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走出只有在童话故事中才会出现的那种有着人字形屋顶的古老车站，面前就是一条宽敞的大路。马路两边数百株樱花和银杏绵延成行。沿林荫道步行五分钟左右，就到了小巧雅致的校园。那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大学，以设有钟塔的图书馆大楼为中心，礼堂和教学楼掩映在茂密的绿树丛中。

初夏时节的大教室中，回响着古代思想史老师淡然的讲课声。老师诵读一段课文后，再进行仔细的讲解，而花则在笔记本上一丝不苟地做着记录。

这所大学的学生们大多经历了残酷的选拔考试，过五关斩六将才得以入学，看起来都正正派派的，穿着打扮也都中规中矩。这群年轻人在富裕的家庭中成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后或者踏入仕途，或者进军法律界，要不然就在大型商社就职，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前程似锦。有些人早早就

有针对性地展开学习，以期通过司法等专业资格考试。

说起花，至少在正派这一点上，和那些未来之星是有着共同点的。不过，她对未来依旧一片茫然。虽然日后也想成为一个对他人有所助益的人，但她却非常清楚地知道，光是成绩优异，对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大用处的。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花的心里一点都没有方向。

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大教室中的长条桌上反射出美丽的光晕。

花停下记笔记的手，抬起头无意识地看向窗边，一个背影映入她的眼帘。

“……”

那个人看起来和这所大学中家境富裕的学生们有着天壤之别：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皮肤被阳光晒成健康的小麦色。领子松松垮垮的T恤上布满了一个个小洞洞。结实有力的手腕握着一支圆珠笔，专心致志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老师说的话，似乎生怕遗漏了一个字。他好像并没有带教学大纲上指定的教科书。

花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背影，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照在他的肌肤上，闪烁出一片耀眼的光芒，明亮的阳光看着让人心旷神怡。那美丽的光芒为什么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交上签到票之后便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教室。

花把填写了自己名字的签到票放在讲台上，回头看向教室，寻找那个人的身影。身材修长的他一手拿着笔记本独自一人往教室外走，看来他并没有提交签到票。花追了出去，那个穿着T恤和褪了色的牛仔褲的背影正大步走向走廊的拐角。再不小跑着赶上去，眼看着就要失去他的影踪了。好不容易追上那个正要下楼梯的背影，花不由自主地出声叫道：“请等一下！”

那个人——他——在楼梯平台上停住了脚步，慢慢转过瘦削的脸庞，双眼看向花。

花的心怦怦地跃动起来。

那是一双漂亮得让人吃惊的眼睛。

然而同时，那双眼睛又让人感受到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令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神经质的野生动物。看起来再不说些什么，他立马就要转身离去了。

因此——

“这个……”花拿出备用的签到票，“不填写提交的话，就会算你没有出勤，所以……”

他打断了花的话，“你应该知道吧……”声音不大，语气平静，却充满了威慑感，“我不是这里的学生。”

“唉？”

“如果妨碍了你，我以后不会再来了。”

他清澈的双眼转向别处，随即走下楼梯，只留下轻轻的脚步声。

被留下的花，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地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就好比一不小心抚摸了一下某种珍稀动物，竟遭到了对方龇牙咧嘴的抗议。

想要转身离开，但一种模糊的渴望却阻止了花的脚步。她觉得这种渴望也许会一直萦绕在自己的心头。

花下到一楼，隐身在柱子的背后悄悄朝外窥探。隔着半圆形的拱门，花看见他正走出教学大楼。午后，大学校园的庭园中回响着幼儿们嬉戏玩耍的笑闹声。作为开放的公共空间，许多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妈妈把这里当做了公园。妈妈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孩子们在离她们稍远一些的地方奔跑嬉闹。

突然，孩子中的一个摔倒了，发出了咿咿呀呀娇弱的哭泣声。可妈妈们正聊得起劲，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发生的“小事故”。他听见了哭声，停下前行的脚步，转身返回，抱起摔倒在地的孩子。他没有说“没事没事”、“太危险了”诸如此类的安慰之语，只是轻轻地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孩子立刻就停止了哭泣。似乎所有的疼痛和伤心都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他直起身体，浑然无事般径自离去。那个孩子傻傻地张着嘴，目送他离开。

站在柱子后看到这一幕的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开心，好像摔倒的人不是那个孩子而是自己，被他温柔地抱起来。

所以——

“那个……请再等一下。”在学校的正门外，花鼓起勇气叫住了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里的学生，只是……”她边说边急急忙忙地在书包里摸索，“我觉得刚才那门课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可能比较难懂。”说着，她用两手举起教科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看吧！”

花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提出了这个建议。

离开学校去车站前的洗衣店，在那里打工直到深夜，再去深夜营业的超市购物，接着回到建在高架边的旧公寓。把放在父亲照片旁的茶碗里的水重新换上一杯，钻进狭小的厨房准备简单的饭菜，然后穿着围裙坐在小小的餐桌边独自用餐。吃完饭洗澡，换上睡衣后读一会儿图书馆借来的书，随后睡觉。

这就是花经年累月不变的日常生活。

然而，今天却变得不一样了。

在大门前和他约定，下一次她会等他一起上课。

在打工的洗衣店里一手拿着票据一手寻找洗好的衣服时，不知不觉想起了他。在超市里选择打折的蔬菜时，他的身影突如其来地浮现在脑海里。把钥匙插进公寓的门锁中

时、把围裙叠好挂在椅背上时、甚至连翻动书页时……

花已经陷入爱恋之中。

那一天，花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来挑选衣服，最后选了一件之前只穿过一次的蓝色连衣裙。

他说下午下班后会来学校。

虽然如此，早晨，站在校门口的花依然禁不住回头，在来上学的学生中寻找他的身影。上午的课也都上得心不在焉，坐在熙熙攘攘的学生食堂的一角，一个人想着他。

终于盼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可是，他没有出现。老师走进教室，结束了简短的寒暄后就翻开教科书，接着上次的内容讲解起来。花试图认真听讲，却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投向窗外。

课上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花隔着窗户看见一路跑来的他。

和初次相遇的那天一样，他依旧穿着那件领子松松垮垮的T恤。

花的心怦怦地跳动。

他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蹑手蹑脚地坐在花的身边。

花担心他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把教科书留在原处，自己移到了长条椅的一端。他拿起教科书，不解地看向花，似乎在问：“你不用看吗？”花在长椅的一端用目光示意，

“不用，你看吧。”

下课后，花邀请他去大学的附属图书馆。

原则上只有教员和学生才能进入图书馆，但花却非常想带他去看一看。把 ID 卡放在传感器上，随着“嘟”的一声，门打开了。花拉起他的手迅速通过电子门。女图书管理员疑惑地看着他们两人，在她出言询问之前，花和他快步走了过去。

面对最新的移动式书架和大量书籍，他的眼里绽放出兴奋的光芒。看到他的反应，花也高兴起来。

这所大学的图书馆的藏书量在东京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最具特色的是六成以上的藏书是开架的，因此即便是某些珍本也能借阅。他专心致志地找着书，抽出一本，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然后不管不顾地埋头读了起来。为了不打扰他，花独自一人在周围的书架前闲逛。过了一会儿回去看看，他还以相同的姿势专心地看着书，让人觉得有些奇怪。花也信手从面前的书中抽出一本，站在他身边读了起来。

离开学校，两人在被夕阳笼罩的堤坝上漫步。

“在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开心？”

“喜欢什么食物？”

“之前曾经喜欢过什么人吗？”

花接连不断地抛出藏在心中的问题。

“为什么叫花呢？”

“我的名字？”

“嗯。”

“据说我出生的时候，家中的院子里正盛开着大波斯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野生的大波斯菊。爸爸看见了就突然想出了这个名字，说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像花一样笑口常开孩子。”花一边眺望远方一边回忆着，“爸爸对我说，每当痛苦难过的时候，哪怕是一会儿、哪怕是勉强自己，也要欢笑。因为这样的话，就能战胜那些困难。”

“……”

“所以……在爸爸的葬礼上，我一直在笑。结果亲戚们都非常生气，说我‘没规矩’……”

“……”

“不过，我的确是挺没规矩的吧？”

他一直看着花微笑，然后抬头仰望天空，说道：“不是没规矩。”

花松了一口气，脸上绽开一个灿烂的笑容，接着，同样抬头仰望天空，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太好了”。

对别人谈起爸爸，这还是第一次。

考大学那年，爸爸病了。

身为独生女的她一边陪伴爸爸，一边在病床边复习迎考。她想只要自己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的话，爸爸的病也一

定会痊愈的，而爸爸则在病床上为女儿加油鼓劲。

然而，还没有等到她的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爸爸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单亲家庭长大的花自此孑然一身。

亲戚们出于同情纷纷伸出援手。叔叔婶婶提出家里还有空房间，希望花可以和他们一起居住，而姑姑和姑父则愿意负担她的学费。但是，花却客气地一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结清住院费用后，家里的存款仅够支付学杂费和前期的学费。可幸运的是，由于获得了奖学金的预约资格，所以花觉得只要自己找到一份兼职应该就能维持生活。

整理好家什，搬离了曾经和爸爸两人共同生活的出租屋，花搬进了高架路边一间小小的公寓。

泡桐木的旧衣橱和穿衣镜也随她一起迁入。

小时候在院子里拍摄的父女两人的合影被放在爸爸曾经使用过的书架上。

花穿着葬礼上穿过的丧服出席了入学典礼。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

然后，花遇到了他。

他悉心照顾着花，把她当做开在野地里的一朵小花。

他经常在车站前的咖啡店门口等她下班，接着送她回

家。工作结束后，花一路小跑着赶往咖啡店，而他多半已经到了，正一边读着一本文库本，一边等待花的到来。

两人并肩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天南地北地聊着。

他在搬家公司工作，据说是开大型卡车的。他用充满悲悯的语气谈起因为工作关系而曾到访过的一个个家庭以及住在那里的人。

“就算居住在同一个小小区里，每个家庭的情况也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富裕的家庭、贫穷的家庭、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孤身一人的家、有孩子的家、只有老人的家……”

站在高台上的小花园里眺望这个城市。

千家万户的灯光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那一端。

挤满了人的电车从城市中央穿行而过。

电车内的人们将会回到哪一所亮着灯的风子里呢？

他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轻声说道：“有一个家该多好啊！说一句‘我回来啦’，脱了鞋，洗手洗脸，舒舒服服地坐到椅子上——多好啊！做个书架，等放满了书之后，就再做一个新的。想干什么都行，反正是自己的家。我会一点一点存钱，总有一天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哪怕小一点也没关系。”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憧憬。

花觉得自己的心中渐渐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暖流，“那么，就让我来对你说‘欢迎回家’吧。”她看着城市中的万千灯火，小声说道。

这听似漫不经心的话语让他吃了一惊，他看着花，然后慢慢地转过脸去。

回家的路上，他一言不发。空气中只有他的凉鞋踩上落叶发出的响声。当两人踏上花公寓附近那条小河上的桥时，他突然开口了，“花……”

“什么？”

“其实……”

“……”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你尽管说。”

“……”

“其实……”他没有再往下说，陷入了沉默。

花觉得他想告诉自己的一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件事”到底是什么？花着实想象不出。不过，无论他说些什么，花都做好了全盘接受准备。

清浅的河底，水草悠然摇摆。

除了身边驶过几辆汽车以外，桥上一个人也没有。

他终于出声了，“下次再说吧。”

“嗯，好的。”

“晚安。”

“晚安。”